

袁世凱家書

洪均圖書館



上海中央書店
印書

清 代 名 人

袁 世 凱 家 書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1936

清朝十大名人家書

會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鄧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曾國藩判牘	李鴻章判牘	陸稼書判牘	張船山判牘	樊山判牘	曾國荃判牘	于龍判牘	袁才判牘	胡林翼判牘	端午橋判牘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版

袁世凱家書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中 央 書 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

代批發處

新 文 化 書 社
上海福州路中市

著者小史

袁世凱字慰亭。河南彰德項城人。自少好馳馬試劍。不喜章句之學。以致屢試秋闈。未得脫穎而出。遂棄文就武。投入吳長慶幕下。統兵駐節朝鮮。應變多才。平靖東學黨之亂。保陞道員。隨營辦理軍務。甲午中日啓衅。遣返故國。得邀榮祿李鴻章之賞識。保充小站練兵大臣。一生偉業。實基於此。戊戌政變。又得那拉后之寵遇。職授山東巡撫。庚子拳禍。與南五省倡議中立。魯省治安。賴以保全。于是政聲益著。擢陞直隸總督。兼軍機大臣。迨至那拉后逝世。罷官歸里。卜築園林。擬作終老計。泊乎辛亥革命軍興。徵召再起。督師無如天厭專制。各省趨向共和。清帝勢窮退位。孫文訂約讓賢。公遂南面而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旋因恢復帝制。被蔡鍔等舉兵聲討。改元十七日而取銷。一生事業。亦於是告終。蓋棺論定。功罪自有史官記載。茲特搜輯其與家族朋儕僚屬等往來書札。其才識之橫肆。軍略之深造。都流露於魚來雁往之間。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固一世之雄也。晚近幾無其匹矣。

袁世凱家書

目錄

與叔保恆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兄世勳書

與兄世敦世廉世勳書

與于夫人書

與張佩綸書

與于夫人書

與叔保恆書

與兄世勳書

與張佩綸書

與叔保恆書

與于夫人書

與仲兄世敦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兄世敦世廉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兄世勳書

與張佩綸書

與兄世勳書

與兄世勳書

與于夫人書

與徐菊人書

與本生母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兄世敦書

與兄世敦世廉書

與徐菊人書

與阮斗瞻書

與于夫人書

示大兒書

與兄世勳書

與兄世廉書

示次兒書

示大兒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兄世勳書

示次兒書

與于夫人書

與六弟世彤書

附弟世彤來信

與弟世彤書

與兄世勳書

示次兒書

與兄世廉書

與兄世勳書

與于夫人書

與于夫人書

示次兒書

與阮斗瞻書

與弟世彤書

示次兒書

與弟世彤書

與于夫人書

與弟世彤書

與弟世彤書

與弟世彤書

與阮斗瞻書

與徐菊人書

與弟世彤書

覆孫中山電

附總統舊任宣言

與黎宋卿書

與黎宋卿書

袁世凱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與叔保恆書

姪世凱敬稟叔父大人侍下。九月二十一日。奉到賜示。諄諄告誡。相勗以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并專力於闡藝策論。腹笥既充。下屆秋闈傳戰。定卜奪得錦標矣。捧讀之餘。具見勉勵之殷。愛矜之切。溢於言表。便姪愧感交併。不知涕泗之何從。姪自少天分不足。素性頑鈍。不好讀書。稍長日與庸鄙者處。七竅盡被芳草封塞。旋經益友規誡。稍稍致力於文章。詞賦間年得青一矜。姪不自知僥倖得此寸進。反視學問與功名。可獵取而得。無待鑽研攻苦者。纔能作得幾句時文。公爲蘇韓可學而至焉。纔能吟成幾什。俚句以爲李杜。亦可學而至焉。于是廣結文社。按期課藝。欲思盡滌舊染之污。克成袁氏之佳子弟。詎知屢試秋闈。不第銳氣爲之一挫。操勞而成咯血症。銳氣又爲之一挫。居常每自竊嘆蒼蒼者天。何限我以天賦。勒我以學問。若斯之酷耶。再圖以文章獵取功名。祇恐畫餅難以充飢耳。故自闕

後返里。意志頗唐。經史子集盡束之高閣。幾如祖龍劫後。隻字無復。寓目惟日。與二三同里少年。馳馬試劍。以習武功。姪已逾終軍。請纓之年。倍切定遠從戎之志。至于從青燈黃卷中。博取紫袍玉帶。則略識之無者。不敢再作此夢想矣。姪之苦衷。如是如是。願大人留意栽培。爲幸。肅此謹請萬福。金安。姪世凱謹稟。

與叔保恆書

姪世凱敬復叔父大人侍下。自十月初一日奉復一稟。後二十五日。又接到賜示。謂姪既不願從故紙堆中討生活。決然捨文事而講武功。擬效班超之投筆從戎。其志非不壯。惜乎遭逢不偶。當此邊疆肅靖。四海平安。英雄無用武之地。還當熟讀兵書。韜略簡練。揣摩一旦機會。適至。便可聞鷄而起矣。藹然長者之言。誠屬確論。惟姪庸愚成性。既不能上馬殺賊。又不能下馬作露布。徒自臨淵羨魚。空存妄想耳。况近世天演競爭。戰事競尙。鐵血主義。計謀無所施。勇力不足恃。吾國舊有之孫武兵法。太公戰略等書。幾成明日黃花。讀之僅能知古而不知今。無補實用。兼之吾國陸軍。猶守舊制。海軍雖尙新法。稍勝於舊有之水師。炮艇而與英美等

海軍相較。瞠乎其後矣。而各國虎視眈眈。野心未戢。一旦夷氛不靖。竟以兵戎相見。勝敗未可逆料也。姪由是主張不觀吾國兵書。專閱日本暨德意志之戰略。惜乎譯本不多。未窺全豹。更慨紙上談兵。無從實地練習。久擬赴德入陸軍學校肄業。無如自嗣父作古後。家計艱難。一家之溫飽。尙屬不易。安有多金作遊學經費。此願已成畫餅矣。頃奉生慈命。使姪來京請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爲幸。束裝在即。先此稟聞。伏維亮察。姪世凱謹稟。

與于夫人書

內子便覽。自別家園。一路平安。于望日始抵京都。卽投恆叔寓邸。適值奉使往熱河公幹。深荷庶嫗母殷勤招待。下榻款留。而天公不做美。連朝陰雨。使予獨坐書齋。愁心幾被檐溜滴碎。閱四日。碧翁翁始得放晴。遂往琉璃廠散步。途遇一人呼余名而相與寒暄。余與之素昧平生。不覺視其面而作呆想。彼遂自稱姓倪。號幼岑。昔年曾在予先嗣父署中與余晤敘多次。諒由貴人多忙。竟記憶不及矣。余卽追溯在鹽巡道署中屬員幕友會面者。幾如恆河沙數。與之是否會過。一時竟覺

茫然承彼款洽。備至。知余初抵京師。邀往酒樓。爲余洗塵。余正苦客中岑寂。得此新交。正可藉詢京師風俗。兼之余此行。既得兩位慈親助資。整備報捐功名。以求出路。則熱中所迫。亟欲得一政界中人。以詢京中納粟之例。故於席間先詢其職業。彼云在吏部中辦事。余思吏部乃執掌銓衡者。報捐之例。必然詳悉靡遺。當卽向之問詢。彼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言都屬經驗之談。余卽以心事和盤托出。與之磋商。當捐何職。最爲目前捷徑。彼云。足下既有令叔在京供職。當報捐實缺。小京官。暫爲托足。遇有好機會。托令叔再謀外放。司道卽在指顧間。事半而功倍。計莫善於此矣。足下如欲報捐。弟願爲一臂之助。家母舅現掌銓敍之職。向彼開說。援皖賑例報捐。可作六成兌銀。惟須破費手續費三百兩。因皖災捐例。已於前月停止。今欲填前月日。必須知照經辦人故也。余信以爲眞。問明寓址。約定翌日下午。先將手續費送去。余自以爲作事細心。決無意外之虞。次日雇車往羊肉胡同。果有倪公館。投刺而入。彼欣然讓余入室就坐。卽告余尊事已得家母舅許可。援皖賑例報捐。工部營繕司主政。共須銀一千五百兩。余卽以三百兩手續費授

之。彼欲連捐銀一起收足。說之再三。先付捐款一半。餘款待收到捐照後。一併續繳。余卽同其回寓。再付以三百兩。約定後日送捐照來。那知屆期杳無消息。往羊肉胡同尋訪。倪公館條子已揭除。詢諸房東。云於昨晨挈行李搬去矣。問其是否在部中供職。搖首曰否。他係販骨董者。余始知遇騙。徒呼負負而返。及至恆叔還京。余自覺赧顏。未曾稟知。恆叔問余可曾遇見徐菊人。余云未悉其寓址。無從投謁。恆叔卽指示往翰林院中探訪。余遂雇車往謁。既見。卽以遇騙相告。菊人云。若輩專以念秧爲生。固不足責。獨怪吾兄京中既有令叔。又有予老友在。捐功名何用如是急迫。損失六百兩。尙屬不幸中之大幸。若以假照付君。恐一千五百兩盡付東流矣。現在君囊中尙餘若干金。余告以只餘千五之數。彼卽爲余捐一運同銜。噫。出門一里。不如家裏。余今日方知行路難。從此不敢以直道待人矣。專此卽問近好。

與于夫人書

昨發一函。一時憤慨之餘。振筆直書。將近況和盤托出。付郵後。忽然省悟。此中語

不足爲外人道。更不足爲堂上慈親告。蓋遊子囊中款都是慈親儲蓄金。當其積銖累寸。集成此整數。不知費却幾許心血。被我買買然以六百金。擲諸流水。倘使萱堂聞知。豈有不痛心者乎。不珍重慈母贈金。已屬我過。更使慈心傷痛益重。我不孝之罪矣。特此追函告誡。予之受騙事。爾須謹守秘密。勿在堂上洩露口風。勿向妯娌談我。疏忽并勸爾亦莫生陌頭楊柳之思。語不云乎。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予若不遇念秧之騙。則不尋菊人報捐功名。必然遵恆叔之言。在京用功。待到秋闈鑒戰。若不遇屈宋作衙官。依然名落孫山之外。豈非耗費光陰。無補實用乎。而今功名已到手。并得菊人之紹介。托其同年摯友張佩綸爲余先容於直督李爵帥之前。爵帥爲當今第一名臣。佩綸爲其嬌客。借重一言。必生效力。使予得列於直督幕府。前程有遠大之可期。豈非塞翁失馬得福之謂歟。人生禍福本屬無常。福中藏禍。禍中藏福。或因福而得禍。或因禍而得福。全視其人之運氣耳。余今得此非常之際遇。禍耶福耶。非予所知。惟有逞余之智力。憑余之運氣。徐待將來耳。

與兄世勳書

憶自家庭分手。倏忽已近月矣。臨行時慈親適患泄瀉。未識近日可占勿藥否。思念之至。弟於十八日抵京。暫駐恆叔寓所。適值連朝大雨。河水陡增數尺。道途泥濘。遊人裹足。祇有苦力。尙在風雨中討生活耳。使弟悶坐客窗聽雨。倍覺無聊。比及放晴。卽赴琉璃廠游玩。骨董肆中五光十色。盡是奇珍。使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也。縱遊三日。踏遍京華名勝地。惜乎客中無伴。祇有枝頭好鳥作鄉導耳。蓋弟抵京時。適逢恆叔奉使赴熱河公幹。直至上巳日始還京。相見後。力勸弟留京用功。整備秋來入北闡鄉試。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生員雖然亦可納捐功名。特恐根基太淺。將來難期大用耳。弟惟有唯唯諾諾。實則與弟素志不相侔。弟以爲考職出身。按資格科分陞補。有七八年。依然不得陞級者。指不勝屈。而異路功名。苟遇機會。一二年竟可飛黃騰達。因此熱中不減。捨恆叔而托菊人納捐。并承菊人推解。托張公佩綸轉荐於直督李爵帥幕下。俟得張公復書。將檄被往津門謁相。知關廬念。特奉數行。并煩轉稟慈親。以慰倚閭之望。

與仲兄世敦書

頃奉來函。驚悉春生姪兒患喉症。爲庸醫所悞。竟赴修文之召。嗚呼痛哉。當年弟曾爲我姪推算命造。知其缺本缺土。難期永壽。不料其纔屆成年。竟一病而爲庸醫所殺。我哥喪明之痛。必有過於常人者。然而西河抱痛原屬人生。無可奈何之事。過分悲傷。似非所宜。况我哥向有肝病。更宜節哀忍痛。以免鬱氣傷肝。觸發舊疾。家鄉既無名醫。一班率爾操觚者。又都以人命爲兒戲。吾人惟有以不患病爲上策。不服爲中醫。則我哥更宜注重養生。毋事悲慟。保得身體健全。惟熊惟羆之占。亦易易事耳。堂上慈親之病。得姨丈定方。服野朮而少愈。幸甚。然弟終疑慈親之體本健。何以忽得此脾虛泄瀉之症。諒因不服補品所致。今雖服朮少愈。尙恐非萬全之道。須服大補品以培固本元。茲特寄回吉林人參一兩。參鬚二兩。收到後。先請姨丈爲慈親診脈定方。清理積病。并問明可否服參。得其許可而進之。庶無流弊也。

與兄世敦世廉世勳書

月朔曾奉一書。諒邀均鑒。弟自得菊人推荐之力。赴津參謁少荃爵帥。延見後。略

問數言。卽舉茶送客。弟乘興而往。至此壯志全消。索然徒步返旅館。借杯中物以澆胸中塊壘。壺酒未罄。忽然張公佩綸來答拜。蓋弟抵津門。先往投謁。托其在爵帥前爲先容者也。相見後。略作寒暄。弟卽以參謁爵帥之冷淡情形相告。彼笑答曰。兄悞會矣。家岳之接見來賓。器重其人者。不作敷衍語。兄殊不信。三日中必見委札。近日北洋事務殷繁。需才孔亟。大約相煩吾兄佐理案牘耳。弟尙不深信。不料次日卽見委札。派弟爲機要科二等文牘員。弟卽往督轅。謁見爵帥。詢問頗久。都屬外交內政切要之談。弟由是遂爲督署幕賓矣。知關垂念。特此走筆奉聞。并煩轉稟慈親爲禱。

與于夫人書

古語有云。人有冲天之志。非運而不能自通。信哉斯言。古人洵不我欺也。予得附直督李公幕下。三月于茲。昨日陞充一等文牘員。予方私心竊幸。得爲名臣門下客。容易附驥尾。而名益彰。苟得居停青眼相加。得一保舉。府道卽在指顧間。不料奢望初萌。而同僚中已羣起反對。事事掣我之肘。蓋督署中幕僚。除老刑席外。餘

者都屬翰林進士。從未有以生員得列督署幕下者。今余破天荒。竟廁身於一等幕賓之列。其間有以翰林資格。屈居二等。經年未得擢任者。尙有二人。予之位置。本是彼二人中之陞職。所以若輩嘖有煩言。日伺予隙。前日予適爲友人招飲妓寮。若輩暗地偵悉之。進讒於居停嬌客之前。蓋佩綸屢聽毀余之謗言。已不如初來時之器重。今聞余挾妓招搖。恐有累乃岳之聲威。遂差弁至妓寮。召余返署。飽受一場訓斥。余明知爲同寮所誣陷。但嫖妓已證實。雖具蘇秦張儀之巧辯。亦難洗刷乾淨。惟有唯唯忍受而已。退而自思。余悔不聽長者之言。致今日受同僚之嫉妒。蓋恆叔屢申規勸。要余覓得一榜出身。始可投人政界。若以一領青衿入仕途。必爲人所輕視。今已證實。此間非余托足地。若再戀棧不捨。則後來之構陷。將較今日爲又甚者。名譽必爲之毀盡。趁此賓主間感情尙未參商。急流勇退。以留後來相見之餘地。籌劃既決。卽僞作恆叔來信。云余母病危。喚余火速回家。持函往告佩綸。佩綸訝然曰。兄殆惱我昨日之冒犯。憤而出此耶。實則良友忠告。乃金玉之言。兄爲菊人摯友。弟與菊人爲莫逆交。弟既受菊人之托。見兄悞入歧途。理